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③
主編 張 長 濟

西藏佛教(一)——概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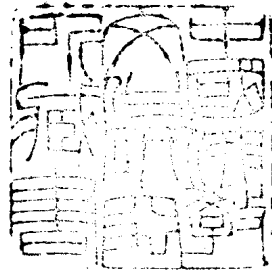
九華文化出版社

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⑦⑤
主編 張曼濤

西藏佛教(一)——概述

(西藏佛教專集之一)



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⑤
第八輯 五

西藏佛教(一)——概述

(西藏佛教專集之一)

全書(壹百冊) 定價：新臺幣三萬六千元

主編：張曼濤

編輯者：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

督印：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督印委員會

發行人：張曼濤

出版者：大乘文化出版社

地址：臺北市慶城街十八號

臺北郵政五八〇八三號信箱

電話：七七一—一六四八
七七一—一七四八
七七一—一四四五

郵政劃撥：臺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
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初版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缺頁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，請寄回掉換。

編輯旨趣

一、以文獻之豐富，作爲研究佛教的第一手資料而言，今天世界上可以分爲四大來源，第一個來源是若干地區保存的梵文原典，以及一九二二年在尼泊爾出土的梵文具葉。第二個來源是巴利文經典，此爲研究原始佛教最不可缺少的資料。第三個來源是漢譯的中文經典，這包括了全部的大乘要典，和早期的阿含經論。換言之，爲研究印度全體佛教（不論原始、部派或早、中期的大乘）最不可缺少的資料。第四個來源則是西藏文經典，爲研究中、晚期的大乘及密乘全部最具權威的準梵文的原始文獻。在這四個來源中，漢譯經典雖然含有印度全體佛教的文獻資料，但中、晚期的大乘要典，却遠不及西藏譯之多。特別是六、七世紀以後的東西。爲了彌補漢譯及梵文原典之不足，今天世界上探討佛教學的學者，已把西藏文獻列爲首要的參考，甚至在某些問題上，西藏文獻成爲第一手的根據，漢譯文獻反成爲補佐的參考。這便是西藏佛教何以在廿世紀成爲世界上最重視的研究對象。我國在本世紀之初，已開始對西藏佛教

作粗淺的探討，但研究最盛，學習最勤的時候，却是在本世紀的二、三十年代，由大勇、法尊、張達愚、呂澂等開其風，亦由他們暫結其後。在當時此一段時期，鄰國的日本雖亦有不少學者，如河口慧海、寺本婉雅等，但總起成績來看，仍趕不上我國以上諸人的。然就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來說，則日本的探討，已漸漸走在我國之前了。本書所收的諸文，主要的成績，是二、三十年代所造就的人物了。但爲留下此一代對西藏研究的成果，以及引起後人的繼續努力，本叢刊乃特爲專收四集：一爲西藏佛教之概述，一爲西藏佛教之歷史，二爲西藏佛教之教義。此外另有「漢藏佛教關係研究」一個專集，再加上密宗相關性質的文字來說，整個西藏佛教的研究，我們大約編輯了整整九冊專集。在全叢刊中，除了唯識，算是第二最多的專集了。

二、本冊是以概述爲主，但在分量上言，本冊的概述是非常紮實的。就在世界佛教學的學術上言，以概述的立場出版的有關西藏佛教的入門書，或初步研究書，亦難有幾冊可以企及的了。這主要原因是，我們在本集中所收的論文，多是近數十年來第一流的藏文學者，如呂澂、歐陽無畏、法尊、陰景元等。他們不論是對西藏的佛教，還是西藏的語文，都是一代難得的人選，衡諸西歐與日本，亦難找出並比的人物。特別是法尊法師，他的藏文造詣和對西藏佛教的了解，即在西藏的大喇嘛中，亦難找出能出其右的學人了。故以其特深的造詣，所撰述的

入門文字，是當然既有深度而又淺出的。本冊論集不僅可以當西藏佛教入門書看，亦可以當教科書和研究參考書看，希望由本叢刊西藏佛教專集的出版，能帶引我國西藏佛教的研究，踏進更深更高的一個階段。

西藏佛教（一）——概述 目錄

西藏佛教	芝 峯
西藏佛教概況	慧 吉 祥
西藏佛教漫談	半 山
西藏佛學原論	呂 澂
西藏的喇嘛教	歐陽無畏
喇嘛教的教學內容及其特色	龍 慧
西藏佛教的寧瑪派	法 尊
西藏佛教格魯派概觀	觀 空
西藏佛教的迦當派	法 尊
西藏佛教的檢討	陰 景 元

西藏佛教（二）——概述

二

西藏佛教的建設……………法尊……………二八九

西藏神秘的宗教……………曼苛……………三〇五

西藏之宗教……………札奇斯欽……………三三三

康藏之宗教……………龍騰淵……………三五九

附錄：甘肅噶登協主却稞寺學習五部大論的課程……………法尊……………三八一

西藏佛教

芝 峯

一、佛教基礎成立時期

佛教初入西藏，一般人信雙贊思甘普王的時代（西曆紀元六五〇的前後）。但是在此以前，也已有
一種的傳說：祿陀朶嚩思顏贊王時，天降四寶於王庭：一、合掌手，二、小寶塔，三、寶珠（銘有
「唵唵鉢特迷吽」的祕密不可解之眞言），四、莊嚴寶王經。當時有五異人現於王前，能用此四寶。是爲
西藏最初佛教之傳入。此事在元之帝師發思巴彰所知論：「如來滅後千餘年，西番國中初有王，
曰呀乞嚩贊普，二十六代有王，名曰祿陀朶嚩思顏贊，是時佛教初至」，與此傳說是相一致。祿
陀朶嚩思顏，紀元三三〇年頃人。但這些奇談，不足爲完全信史；至多在這些傳說中見出在雙贊
王之前多少佛教之影罷了。

雙贊王生於紀元六一七年，死時有八十二歲，恰和中國唐太宗同時。王在西藏得大勢力，侵

入中國，太宗與之戰，後太宗以其女妻之而和睦；這是貞觀十五年（六四二）的事。皇女卽文成公主。公主非常信仰佛教，攜帶很多的經像到西藏，因之大興佛教。同時在二年前雙贊王納尼泊爾國公主不利克諦爲妃，也是個誠心的佛教徒，這兩人志同道合，俱勸王與崇佛教。此時印度、尼泊爾、中國的高僧入藏者爲數不少，故雙贊王時，佛教大盛；而西藏的文化因各文明國文物的輸入，也因之長足的展開。故西藏文化之發展，實有賴於中國、印度。王又遣端美三波羅去印度求佛教，留學於南天者七年，齎許多佛經而還。本梵語而造西藏文字，翻譯諸多經典。後人崇拜雙贊王爲觀音化身，文成公主和尼泊爾公主，都是多羅菩薩的化身，端美爲文殊菩薩化身。

佛教未來西藏，西藏自有其原有的宗教，卽所謂彌教是。彌教完全是一種迷信的宗教。所崇拜的都是一些魔鬼諷誦咒詛，其儀式頗似佛教的密宗。當佛教初進來的時候，二教有衝突，後來到相調和，故西藏的佛教，自不免有染着彌教的色彩了。

自雙贊王到第五代乞唎雙提贊王，此時原來的彌教，仍爲一般人所信仰。雙提贊王是一個英主，他當中國唐玄宗至德宗時代（七二八——七八六）的人。一時曾侵入中國的四川、雲南一直到首都長安，時唐代宗廣德元年（七六三）。他卽位時僅十三歲。他的母親也是中國天子之女，深受母化，盡力弘布佛教。蒙古源流謂：「此王娶唐肅宗之女金城公主，頗興佛教。」要之，佛教在雙贊思甘普王時開始，到雙提贊王鞏固西藏佛教的基礎。

他依印度僧善海大師之言，特迎請當時印度學府那爛陀寺高德碩學眞言瑜伽派的大德蓮華生（巴特瑪師）入西藏，其他高僧陸續入藏者頗多。蓮花生上師，實是世人所稱喇嘛教之教祖。來藏時在紀元七四七年（時中國唐天寶六年）。此時西藏之佛教的教義研究，也已有從中國傳去的無著的瑜伽宗；到了蓮花生上師來，教義則唱中論宗；性相兩派之爭漸盛。雙提王集兩派學者於朝廷，論戰結果，中論派勝利，無著瑜伽派之學者，多走印度。王建沙母亞史寺。自此盛傳譯中論派之經論。善海大師爲統率喇嘛（註一）之領袖。蓮花生未久即還印度，他有弟子二十五人，譯經最多，而最著名的是昆盧遮那羅佉怛。

蓮花生雖沒留存著譯什麼經論，但他弘揚中論，同時唱秘密佛教和西藏原來的弮教相調和，成功爲現存西藏佛教。所謂大乘秘密佛教，就是和弮教形式上相融混的今日的西藏佛教（註二）。從乞噶雙提贊王到第三代的徠巴瞻，是雙提贊王之孫，也是弘揚佛教大有力的一個人。那時所譯的經論已不少。龍樹、提婆、世親的著作，多譯過來了。最著名的譯人濕連怛羅菩提、班彌達等人，他們都是印度有名的安慧論師的弟子。

徠巴瞻王，大約在紀元八九九年，被其弟朗達爾瑪所弑（時中國唐昭宗光化二年），朗達爾瑪即位，大破佛教，爲西藏佛教一大災厄。把佛塔寺院破毀，驅僧侶還俗或屠殺。這樣經過一個很短時間（大約三年），有一喇嘛弑朗達爾瑪，佛教的災厄亦由此停止（註三）。朗達爾瑪永爲西藏佛教之

惡魔，佛教圖畫之描寫，在其頭上加以一角。

朗達爾瑪死後，佛教再回復原有的勢力，朗達爾瑪之孫巴勒科爾贊時（十一世紀之頃），再建築八大寺，前代逃遁印度之僧侶，漸次還來。迦濕彌羅和印度之僧侶，接踵而至。就中在一〇三八年入藏的有印度那爛陀學者大聖阿通沙，實是西藏佛教再興者。他來藏時，已是一位六十歲的長老了。當時西藏佛教，因受彌教影響已深，光怪陸離，大失佛教之真相。有所謂甘丹派者，阿通沙實爲其開山祖師，提倡佛制之戒律而實踐修道者戒除欲貪，建立清淨之幢，以正頽風。在教義方面，亦有甲論乙駁，漸兆宗派分裂之端。

西藏佛教的教義，重心在毘婆娑、經部、瑜伽、中論四宗。但此是高級學者之佛教，通俗的都是念密咒行密軌的秘密佛教。除密教外，另一通俗方面的，是念佛教，即從阿彌陀如來之誓願，期生西方極樂世界者。

大小乘種種教義雖流行於西藏，就中勢力最大的，以瑜伽和中論兩宗，春蘭秋菊，互競高下，瑜伽宗曾受中論宗勢力之壓抑，例如：蓮花生初來的時代，在八九世紀之交，盛解釋中論宗經論之學徒頗多。紀元十世紀以來所謂西藏佛教再興時代，也是因爲此宗學者從印度重來的緣故。

西藏佛教教義的正宗，似乎就是中論（註四）。

二、紅衣派興盛時期

自破壞佛教的朗達爾瑪死後，佛教漸次回復其勢力，到十三世紀元世祖忽必烈，迎取薛斯佳派喇嘛（原是甘丹派中分出），以收攬西藏的人心。終定西藏佛教——喇嘛教爲國教，置發思巴統管天下之佛教，且有左右西藏政權之勢力。元史有這樣的記載：

元起朔方，固已崇尚釋教，及得西域，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，民獷而好鬥，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，乃郡縣土番之地，設官分職，而領之於帝師。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，第二者必以僧爲之，出帝師所辟舉，而總其於內外。帥臣以下，亦必僧俗並用，而軍民通攝，於是帝師之命，與詔勅並行於西土，百年之間，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者，無所不用，雖帝后妃主，皆因受戒而爲之膜拜。

元朝於喇嘛的尊信，可以想像而知了。

關於發思巴的，佛祖通載云：

初土波有國師禪怛囉乞答，具大威德，累葉相傳，其國王世師尊之，凡十七代。至薩思加哇，卽師（指發思巴）之伯父也。乃禮伯父爲師。

此薩思加哇，相傳爲蓮花生上師的弟子。元史紀事云：

初土番人八思巴者，相傳自其祖朶栗赤，以其法佐國主霸西域十餘世，八思巴生七歲，誦經數十萬言，能致通其大義，國人號之聖童。年十五，謁帝於潛邸，與語，大悅，日見親幸。中統元年，帝即位，尊爲國師，授玉印，命製蒙古新字。字成上之，其字僅千餘，其母凡四十有一……至元六年，詔頒天下，凡璽書頒降，並以蒙古新字，各以其國字副之。遂升八思巴曰大寶法王。十一年，請告西還，乃以其弟亦憐眞嗣焉。十六年，八思巴死，詔贈皇天之下、一人之上、宣文輔治、大聖至德、普覺眞智、佑國如意、大寶法王、西天佛子、大元帝師。亦憐眞嗣，凡六歲，至是死。復以答兒麻八剌乞列嗣位。自是每帝師一人死，必自西域取一人爲嗣，終元世無改焉。

發思巴爲眞金太子（即位號裕宗）說彰所知論。和發思巴同時爲元朝所尊重的是瞻巴國師，他又名功嘉葛刺思，華譯爲普喜名聞。他曾至印度習梵典，盡得高僧古達麻室利之學，後入中國。入寂時，在成宗大德六年。西藏佛教，以大持金剛（大日如來之化身）爲始祖，累葉相傳，至瞻巴而益顯，故有金剛上師之號。發思巴有弟子名必魯匝納實哩，將漢譯之楞嚴經和其他經典翻入西藏，賜號普覺園明廣照弘辨三藏國師。又有沙羅巴歡照者，所謂佛智法師，也爲發思巴的弟子，譯西藏顯密未傳之經典入中國頗不少。

西藏佛教因發思巴而大振於世界。凡元之疆宇，東漸海，西及歐羅巴，南至南洋羣島，北括

西伯利亞，無不隨大元帝國勢力所及而行化。自此以後，元朝累代帝師，都自西藏而來。最後之帝師伽璘眞者，因順帝之愚闇，以僧侶任司徒，帝師與司徒，各取良家婦女三四，名爲供養。且進說順帝曰：

人生幾何，當受秘密大喜樂禪定。

於是廣娶女子，日事淫戲，男女裸處，其處名「吐卽兀該」，卽「事事無礙」之意。然此實由當時平章政事哈麻之妹婿禿魯帖木耳，勸帝使西藏僧行占所謂運氣之術者，名之曰「演撲兒」，卽「大歡喜」或「大喜樂」之意。此秘法進於帝師伽璘眞，因此演出許多之怪劇。西藏佛教之弊害，至此實堪驚人。因西藏佛教，受印度女神崇拜之影響，一種淫靡之風，漸浸染於西藏佛教，而受尼泊爾的秘密佛教——卽女神崇拜，恐更深。故西藏佛教之密法，不僅加入彌教之成分也。末流所至，竟變成元之事事無礙。

元史載喇嘛隆盛之弊害，謂：「勝國故宮，毀成梵刹；山林珠玉，發露無遺。……白雲宗立，而民田半空，功德司立，而大辟盡道。圓符馳路，美女充堂，撻留守，樞王妃，歷代六君，莫敢問也。」元朝保護佛教而不依佛護法之遺囑，這樣保護佛教，實所以深害佛教，流毒至今，尙未盡刈。

三、黃衣派興盛時期

元至順帝而亡。明太祖時，有元帝師喃迦巴藏，封熾盛佛寶國師，領西藏本國的人民，太祖時，一仍其舊。太祖之後成祖時，有公哥監已藏，賜圓智妙覺弘教大國師。聞西藏有哈立麻之異僧，召封萬行具足、十分最勝、圓覺妙智、慧善普應、祐國演教、如來大寶法王、大善自在佛。領天下之釋教，其徒孛羅以下三人，皆爲國師，次則封法王。故有明之世，尊崇西藏佛教甚篤，西藏之僧，亦陸續來中國。封西天佛子者二人；封灌頂大國師者九人；封灌頂國師者十八人。西藏終明之世，不缺朝貢，致藩屬之禮。

有宗喀巴（一作羅卜藏札克巴）者，生於成祖永樂十五（一四一七）年，寂於憲宗成化十四（一四七八）年。是西寧人，創黃衣派，壓倒紅衣派之勢力。紅衣派就是從蓮花生到宗喀巴前的西藏佛教，所謂紅衣喇嘛；黃衣派是宗喀巴以後，而他實爲開山之始祖一派有勢力之新教。宗喀巴徵紅衣派之弊既深，於是由阿通沙甘丹派之下特成立吉路巴派，隨宗喀巴之制，衣黃色之衣，戴黃色之帽，和舊教奈馬（註五）之紅衣紅帽的所謂紅衣喇嘛有所區別。與西藏原有之崇拜幽靈之衣黑衣頂黑帽之彌教，亦大不同。故在他們的服色上，一見就知其屬於何教何派。

宗喀巴年十四出家於札什倫布薩迦寺，學蓮花部法，而得其奧，亦當紅衣派極腐敗的時期。

他入山苦行，又轉學於甘丹派徒，紅教之弊，洞若觀火，願改革之。於是在大招寺與諸弟子講明蓮花生上師原來宗義，依甘丹派立二百二十五戒，令行者由戒生定，由定發慧，以自證菩提心實相以立大本，本末兼該，不偏不倚，以期得秘密之功能以成蓮花生之事業，於蓮花生的奈馬與阿通沙的甘丹兩部之本旨無違。當時西藏稍有知識的喇嘛，覺紅衣派已流入於非佛教的狀態，而謀有改革的必要，今一聞宗喀巴之提倡，奮然興起，相率來歸，於國都拉薩東方建甘丹寺，以容徒衆，不數年間，幾盡奪紅衣之席。宗喀巴是一個非常的學者，同時實行嚴持戒律，是當時一位很活動的高僧，當時在學說方面講，中論最有勢力；民間普通的信仰，是密宗；他是調中論宗和密宗的衝突，有關於密乘中論二義相調和的著述。

西藏喇嘛，自從受封法王後，他們的弟子自相承襲，漸變成旁門的爭名奪利了。再次的，諸法王之後竟先娶妻子，再落髮爲喇嘛，待前喇嘛命終，他的自己親生的兒子私襲其位。所娶之妻，逢每月朔望相見，餘日再不相會，雖有戒再淫之說，是否能恪遵守，那唯有他們自己知道的。當時宗喀巴有二代弟子根敦珠巴，卽第一世達賴喇嘛是；一爲刻珠尼瑪青濟弗勒布格爾，卽第一世班禪額爾德尼喇嘛是。宗喀巴依他們大弟子之勸請，於布達拉宮（註六），昇王師子座，懲紅衣派著妻傳子嗣位闡化之污風，創制以「呼畢勒罕」之轉生爲傳受之衣鉢以救世度人，黃衣派於此，大告成功。所謂「呼畢勒罕」者，自在轉生之義，因常人妄念未除，業果受生，未得自在；入聖